
明史

明史卷一百二十五　志九十九

兵衞二十

馬政

馬之係于戎事重矣太祖定都金陵設太僕寺于滁州典領馬牧成祖都順天又設太僕寺于北而以舊設者爲南主外廐民牧于山西陝西遼東設行太僕寺苑馬寺主外廐官牧復有御馬監專司内廐馬不隸于太僕而牧于大壩等地爲天子之天閑此三者有明典馬之職也其養馬之政曰民牧曰衞牧曰京府寄牧牧之地曰草場曰荒地曰熟地嚴其禁令而

封表之其牧人曰恩軍曰隊軍曰改編軍曰充發軍曰抽選軍皆籍而食之其民牧皆視其丁產收養馬始名曰戶馬既名曰種馬牡十二牝十八牡牝五歲而徵駒備用馬者始于正統十四年齊其馬力以給邊邊馬足寄收于畿甸者也或府甸土不宜馬及人民耗者征馬金凡馬駒十八年而免報駒有常期凡馬肥瘠登耗籍其毛齒而時省之三歲寺卿偕御史二人印烙選其良汰其羸劣其草場歲徵其租金地畝十七椿朋十災祲出之佐牧人市馬凡租金有恩蠲有災蠲馬金有災蠲無恩蠲即蠲必轉行相抵不

得爵軍賦其邊衛營堡府州縣軍民壯騎操馬皆行寺卿主印烙課孳牧而時督察之其衛牧錦衣旗手等衛五軍三千神機等營各設有草場于畿甸放牧歲春末夏初各營馬除存留聽用外餘令坐營官一人領下場牧九月終回營而時遣科道官點閘視馬倒斃軍逃亡者指實奏其種馬上苑萬匹中苑七千匹下苑四千匹不及則出帑金及茶與諸番易之而洮州河州西寧各置茶馬司主之法上馬茶百觔中馬七十觔下馬五十觔而番族納差發馬萬四千餘匹以爲常蓋其始經理有敍後稍陵遲矣初洪武六

年太祖以郊圻之内不可缺馬而大江之南不便養
馬始設寺于滁陽以司牧政而統于兵部八年命刑
部尚書劉惟謙申明馬政嚴督有司盡心芻牧不如
令者罪十三年增置滁陽五牧監領羣四十有八二
十三年冬定爲十四監旋以冗而罷惟存大興天長
舒城三監而置草場于江北湯泉滁州等處復令飛
熊廣武英武三衛軍每五軍養一馬其明年罷民間
歲納馬草二十六年定騍馬歲生駒一匹馬生一歲
解京印烙調撥二十八年以府州縣專理民事牧監
專理民户馬府州縣重民牧監重馬各有所責權勢

不一法令牽擧乃以牧監羣馬歸有司專令民間孳牧太僕官督理之不得他攝署歲籍駒而記之正月至六月報定駒七月至十月報顯駒十一月至十二月報重駒虧欠倒死者人户責賠償歲終考馬政政不舉者府州縣正佐首領官吏決杖二十管馬官吏加等痛治于是江南十一户養馬一江北五户養馬一免其身役丁多之家充馬頭專一養馬餘令津貼錢鈔以備倒失買補之用凡兒馬一匹配騍馬四匹爲一羣立羣頭一人五羣立羣長一人每羣長中選子弟聰明者二三人習獸醫以治馬三十年設北平

及遼東山西陝西甘肅行太僕寺定牧馬草場自東勝以西至寧夏河西察罕腦兒東勝以東至大同宣府開平又東南至大寧又東至遼東又東至鴨綠江又北去不知幾千里而南至各衛分守地又自鴈門關外西抵黃河渡河至察罕腦兒又東至紫荆關又東至居庸關及古北口又東至山海衛凡軍民屯種田地不得牧放孳畜其荒閒平地及山場腹內諸王駙馬及極邊軍民聽其牧放樵采成祖即位諭兵部曰馬政重務令畜牧之法廢宜爲定例以責成劾兵部議奏每牡馬一配牝馬三牝馬歲育一駒牡馬騸

馬許軍士騎操而非有警亦不許發非大調發馬皆不得差遣永樂四年設苑馬寺于陝西甘肅遼東苑立圉長一圉長率五十七人人牧馬一匹所牧馬以地廣狹為差七年命戶部嚴邊關茶禁先是洪武中茶禁嚴雖勳戚犯不貸末年遣曹國公李景隆賫金牌往用茶五十餘萬觔得番馬萬三千五百餘匹永樂初禁弛易馬少故有是命十年定順天保定河間真定順德廣平大名永平八府民計丁糧餵養孳生馬匹復令選居閒達官教之畜養諭兵部曰朔方胡多馬本土宜亦其人習畜牧而然今達官居閒者多

可。廣選其忠謹者令教民養牧。孳息十一年令御史同錦衣衛官巡視置草場于順天等府以春末夏初下場放牧九月回營十三年定十五丁以下養馬一匹十六丁以上養馬二匹為事編發七戶養馬一匹除罪為良民明年以寺卿楊砥言牧養乏人令北方人戶五丁養一馬免其田租之半每馬十五羣頭一人五十五羣長一人薊州以東至山海等衛除戍守各軍外每軍俵與種馬一飼之又明年定南方養馬例江北每五丁養馬一江南十丁養馬一凡種馬倒斃孳生不及數例應賠償而遇災荒每羣聽以三分

之一納鈔遂爲折色之始十八年革北京苑馬寺馬悉散民間畜牧洪熙元年令民間畜官馬者三歲徵駒一匹以恤之免糧草之半自是馬日蕃則散于山東之濟南兗州東昌故山東之養馬也自宣德四年始也自是馬日蕃則散于河南之彰德衛輝開封故河南之養馬也自正統十一年始也已而也先入寇說者以馬遍在民間遠或至七百里猝不及調發遂命取所在備用馬二萬匹寄牧近京謂之寄養騎操馬而盡以其故時種馬給依永平諸府而寄養之馬調之以充團營騎操征伐者謂之關撥始宣德四年

置給馬勘合每軍關馬一匹給勘合一道填寫齒色
年月付領馬之人收執遇倒斃等項陳告註寫應償
者視齒色附簿開註勘合與馬如前如領馬之人有
故馬及勘合從所管轉付應得之人收領其各班軍
所領騎操馬遇下班日兌與在京官軍謂之轉兌馬
匹其各營在外各邊官軍缺馬騎操總鎮等官具奏
關領兵部行移太僕寺于順天府所屬寄養馬選取
兵部調軍俟兌京營于太僕寺委司官會同少卿兌
給宣府于居庸關大同于紫荆關薊州保定于適中
之地委司官同寺丞兌給其餘各邊入衛在薊准討

補餘俱不景泰三年令兒馬十八歲以上騍馬二十歲以上免算駒成化元年令買補孳生馬駒有司四匹軍衛五匹折買騸馬一匹以充備用後循以為例謂之四户馬二年以南方地不產馬收折色四年始建太僕寺常盈庫收貯備用馬價銀六年巡視真定等處吏部右侍郎葉盛奏今日民間最苦養馬歲課一駒當時馬足而民不擾者以芻牧地廣民得為生馬得自便故也後豪右莊田漸多養馬漸不足洪熈元年改兩年一駒成化元年又改三年一駒馬愈削民愈貧然馬卒不可少于是又復兩年一駒之例夫

納馬有數用馬不貲雖有智者無善處之術方今京營各邊缺馬取給民間孳牧所缺之馬雖亦責賠于軍而軍多艱苦又不能償仍復給之于是馬愈不足民愈不堪為今之計欲寬民間之馬必有以處軍中之馬然後其弊可除也請以宣府言之往年以馬死未賠將京〻隊軍之孱弱空閑者令種官田用其餘糧易銀山西買馬一年得馬一千九百餘匹馬皆精壯軍免追賠而民間亦得以寬舒此已行之成効也諸邊風土雖各有所宜然隨處盡心自有良法請勅各邊會議隨其土俗所宜凡可以買馬足邊免追賠于

軍關領于民者聽其便宜處置七年巡撫陝西都御
史馬文升因言今日邊軍之苦莫甚賠補是以馬不
及償人已逃伍雖嘗給錢賠助惠不能周惟屯田軍
士有田多丁少而不領馬者有田少丁多而領馬者
槩均其田事體未易但每人見田百畝約獲五十餘
石以六石輸官之外所存尚多令歲納銀一錢一衛
計田三千五百頃可得銀三百五十兩足以貼助買
補欠馬軍士雖有消長屯田則無增減事可常行若
屯軍積銀既足又可分諸邊城貼買如例然復恐專
恃買補不復加意飼養虧損反多宜按領馬軍丁名

冊預為查勘分上中下三等凡買馬一匹上等出銀三兩中等二兩下等一兩餘價不足乃以田銀給之是亦古者以田賦馬之意也下兵部從其議十三年令養馬人户每十年一次編審先上户次中户單丁寡婦毋槩僉二十三年鎮江府知府熊佑以南方生駒矮小奏請盡賣種馬歲銀三千兩以抵馬價兵部尚書余子俊議養馬科駒祖宗百年之法解徵價銀官府一時之權必欲課駒須養種馬賣種馬而徵馬價是猶無田而徵租此策一行上有無藝之徵下出無名之賦馬政益廢民情不堪若使府州縣提調昏

馬官嚴加提督用心孳牧則每歲千百匹中豈無蕃息縱使南方生駒矮小照依見行事例印馬之時除課駒印記外作種兒駒揀選堪中者印記聽起解并搭配騾馬羣蓋孳生外其短小不堪起解者不必印記就令養户領回變賣湊備價銀如此則雖有賠補亦不增多比之盡賣種馬令民無故出錢其害非小估議遂詘而先二年常以淮揚滁和等處產馬小弱許令納價以當解依則從都御史劉璋奏也至弘治二年八月太僕卿王霽言馬政十事首言國初設行太僕寺及苑馬寺于邊方當時每寺馬不下二三萬

未嘗仰給京師今太僕所儲馬價有限邊方仰給無窮宜行遼東陝西山西各巡撫巖督苑馬寺行太僕寺加意牧養以復舊制仍設法種馬以圖蕃息而先是陝西都御史蕭禎奏省行太僕寺官兵部議洪武中設陝西甘涼行太僕寺永樂間復于平涼設苑馬寺其屬有長樂靈武同州威遠熙春順寧六監開城等二十四苑各置官屬凡茶馬及番人貢馬悉收寺苑放牧平涼地廣善水草牧馬常數萬匹足充邊用正統以後邊備漸弛北敵屢入寇掠馬逐日耗因省同州等四監太和等十九苑今言者每請裁革是惜

小費而忌大計恐馬政遂廢請量者為宜于是勅諭
禎令用心提督嚴加比較寺官有公勤廉慎盡心職
務者擢之否令指名奏黜而北直自永樂以来馬孳
生日增往往輙倚于民民年十五者皆養馬太僕寺
少卿彭禮以國家田稅皆有定額而馬無定額歲有
增加因言自古牧馬多在監苑未聞寄養于民間今
寄養馬駒歲課無窮而民間戶丁生長有限以有限
之丁責無窮之駒民困無由而蘇請令定種馬額止
十萬匹歲取駒二萬五千匹永不增添駒存其高壯
者以備用不堪者鬻銀貯之冏寺以候他用如有倒

失即令補足遇赦不免可爲久遠計兵部尚書馬文升覆奏行之于是奏定兩京太僕寺種馬額數兒馬二萬五千匹騍馬十萬匹爲羣者二萬五千每二年照例納駒其駒更不搭配于内揀選備用及補種馬之缺餘賣銀貯庫遇備用不敷量支買補種馬每三年揀選一次老病不堪者賣銀入官撥駒補數是爲弘治之六年而種馬始有定額矣十年兵部尚書劉大夏奏薦南京太常寺卿楊一清爲左副都御史督理陝西馬政先是大學士李東陽嘗論茶馬云馬者士之所資最爲急務今太僕所俵苑馬所牧名存而

實耗孳息既寡其種亦消必欲嚴督馬政非假數年之力未易充足茶馬之制最爲西邊大利自金牌制廢私茶盛行有司又屢以散茶給番族番既抱憾又利私易亦往往以羸馬應故事使番地多良馬而西邊缺于用甚非計臣謹按王忠嗣在朔方河東互市高估馬價諸胡爭賣馬于唐胡馬少唐兵益壯今宜勅巡茶御史及陜西布按二司揭榜招諭明立恩信復金牌之制嚴收良茶頗增舊價彼貪于高價則私市得不行我便于多馬則微利不足恤以一歲八十四萬之課所得亦不減千五百匹此亦修馬政之一

端也及是方議修苑馬大夏遂薦一清爲之一清至陝西奏言陝西見在監苑土地廣衍水草便利使與牧得人畜養有法豈有馬不蕃息之理臣親閱安定萬安諸苑見養之馬中間率多奮迅騰躍不可控馭殆西方畜産土地所宜而牧事頓廢非法之過乃人之罪也我朝以陝西地宜畜牧詔設苑監規畫宏遠跨陝郡二千餘里後皆罷廢止存長樂靈武二監今見牧地不過數百里雖與舊時勢不同然不供京師以供陝西各邊將士之用宜無不足惟監牧非人牧養無法坐是頓廢臣竊謂臨鞏土曠人稀原設監牧

處所必有空閒不耕之地宜修復者今先備閱兩監六苑開城安定兩苑水泉便利地宜畜牧宜為上苑牧養萬馬廣寧萬安堪為中苑黑水草場逼窄清平地狹土瘠人無生業止堪為下苑前諸苑雖不能遽如原定之數大要萬安苑可牧馬五千匹廣寧苑四千匹清平苑二千匹黑水苑一千五百匹六苑除每歲給軍外可常牧馬三萬二千五百匹足夠陝西三邊之用然欲廣孳息必先多畜種馬今見馬堪作種者只一千三百匹臣今隨宜追補及弘治十六年茶易種馬通可三千匹必須增置馬七千匹共種馬萬

匹以兩年一駒計之五年之内可足前數将来孳息牝復生牝駒復生駒源源不絶數十萬匹可計日而得矣今西寧洮河等衛茶易番馬以之作種地土異宜孳牧多損必須收買本地馬易于牧養西人以畜牧爲生要之不虧其値自然樂售請支取太僕寺馬價銀四萬二千兩于平慶臨鞏等府衛地方收買種馬七千匹兩監六苑原額養馬恩隊軍一千二百三十人數不足若不增置牧馬難收蕃息之利各苑天氣高寒地土磽燥生理素少腹裡軍人解補隨到隨逃今各處多有逃亡流民當問遣回籍若編爲養馬

軍人給撥草場地土使之住牧則官有畜養之便民無驅逐之苦照恩軍事例凡有編發邊衛永遠充軍者編發各苑牧馬連原額共三千人足牧三萬種馬孳息既廣户丁亦增矣又請相度地勢量地大小築城浚濠營造馬廠立市通商種植榆柳春夏放牧秋冬還廠非惟苑馬可安而敵來亦可收保今各邊缺馬動輒來京奏討十數年間發馬價至數十萬率是以貲何由紀極夫七年之病三年之艾及今圖之五年之後可以給陝西三邊之用十年之後可以備京師不時之需其所關係良非小補明年遂令一清幷

理茶馬鹽馬一清奏復金牌舊制禁私販種官茶四年間共易兒騸騍馬萬九千七十餘匹而茶尚積有四十五萬餘觔靈州大小鹽池增課引五萬九千有奇引納銀二錢五分及臥引銀一錢計爲銀二萬七百六十兩有奇貯慶陽固原庫給買馬足支三邊之用當是時草場地復收軍數增城堡相望苑廐羅列稽考孳生之法甚詳邊馬歲俵給甚夥蓋孝宗留意馬政劉大夏在兵部一清所奏輒行規畫措置幾復監收之舊惜不久于職未幾遂廢正德二年御史王濟言今賦重差繁財竭力殫且如養種騍馬一匹孳生

一駒是為二匹兩年印記先種補種搭配起依不出
養馬名下四年二駒是為三匹甚至積至四五匹費
用草料雖有養馬地所得幾何加以官府點視刑責
科罰所以百姓惟恐有一孳生馬害而死之間有定
駒賄諸醫而諱之有顯駒則飲以涼水酸泔墜落之
馬之廚久不過如例納銀二兩而已即孳生已報在
官復饑餓作踐令之倒斃不過如例納銀三兩而已
死孳生不得又饑餓馬馬則瘦削雖有孳生終屬矮
小又晉馬官虛分數不及追之賠補送官搪塞名曰
撓頭駒求為變賣照例不過納二兩三兩間有印記

或堪補種亦難觧依太僕寺歲取備用大馬未免科民重買百姓甘心受累因虧欠倒失變賣之例行故將種馬作廢若不早為區畫徒費餧養終無實用今種馬地畝人丁歲取已有定額請但以種馬額數令民買備用馬觧依而種馬孳生縣官無與兵部是其言自後每有奏報輙引濟言縣官無與種馬事但責駒于民遺母求子矣太僕寺卿儲瓘論太僕寺歲收馬價自成化二年始也亦行之南方而已自後有比倒加增者當時各邊未嘗奏討間有奏討亦不盡從緣各邊自有買馬之需也今日諸邊奏討端閙遂不

可止其數倍蓰于前矣寄養馬于近圻冰備京營之用不專爲各邊之資緣各邊自有行太僕苑馬寺足備征調故也其後苑政廢弛一遇邊警奏請紛然其在今日亦倍蓰于前矣邊方見京師銀馬易以邀求騎操馬匹不甚愛惜馬至倒斃又不賠償鎮巡大臣謂畧文法把總等官乾沒貨利國家財物有限邊方請求無涯歲復一歲何以支持又昔時邊方討馬兵部奏勘缺少方行量給其後不料邊方之緩急不計內厩之盈虛隨數輙與不復稽考任其耗費請自今嚴覈量給庶彼知得馬之不易亦肯加意調養又本

寺未收折色以前止給見馬今給價十萬作價萬匹
價少馬多似利于官殊不知馬價銀不入軍中就爲
有司乾沒及至買馬價既不多安得善馬買尋死死
尋請原其奏請非爲馬價矣今後邊方有請請仍給馬
又各邊餘糧屯田草場椿頭銀本備買馬舊不給銀
邊無不足今給益多邊馬益乏其故何與請下兵部
遣官驗視豫知盈虧多寡之數臨期易以酌量若一
時動衆興兵方許暫增銀馬又各邊種馬死或生災
病或因馳逐理亦有之然非瘦損作踐盜賣私借不
應如是之多况生病亦由水草之不時馳死亦由作

止之無節所宜選委晋馬官督責飼養及少卿每歲巡點二次馬有瘦損倒失百户指揮等官或按月住俸或奏聞區處宜如則例奉行嘉靖元年陜西苑馬寺少卿盧璧條上馬政事宜言宜督逋負明印烙訓醫藥均地差以救目前而闢場圃廣孳畜以爲久計帝嘉納之七年太僕寺奏請差本寺少卿督府州縣掌印及晋馬官查審寄養馬匹領養年淺膘壯堪兑者遇調則先與交兑派則後與依領具瘦弱不堪兑軍者分別所養年分變賣以後每十年一次奏請施行著爲令四十二年革州縣晋馬同知判官縣丞主

簿官井府通判仍舊四十六年議題腹裡寄養馬匹

照邊鎮團槽餧養印馬御史顧廷對言欲修馬政在

盡牧養之宜百姓養馬四時之中夏秋之月爲易而

冬春之月爲難夏秋天氣和暖水草牧放隨宜休息

無凍害之苦比至冬月春初草枯水涸風烈氣寒無

牧養之便在家鮮芻料之儲縱田畝有所入貼户有

所資而官司查點未及目前之凍餧方殷雖坐視其

馬之斃而有不恤者亦其勢然也甚者人尚無食何

以飼馬人尚無居何以栖馬故馬之倒失惟寒冷之

月爲多一歲之中自十月以至二月于此數月而能

善其飼養保其臕息則一歲飼牧之功思過半矣臣請倣古監牧之制而爲圍槽餧養之法州縣附城擇寛闊空隙水草便益之地每馬二百匹或三百匹爲一苑每馬三匹爲一廐十月起至二月各養馬人戸通令在廐餧養覇州文安曾有行此法者一二歲間馬匹臕息異于前但以一時草率未有定制官去任而旋廢宜設爲定制通行兵部尚書楊溥議從之終嘉靖之世先後論馬政者尚有都御史王廷相翁大立御史聶豹給事中謝汝儀廷相之論曰臣謹按馬政之壞其故有三草料不足也給領失宜也餧養無法

也臣按團營馬有曰存操者有曰下場者存操馬起四月盡九月有料無草下場馬起四月盡九月無料無草惟十月入操後至三月盡二項馬俱有料而給草止三個月以一歲計之存操馬有料無草者九個月料足而草不足下場馬僅得料草半年而無草亦九個月草料皆不足夫馬給于官非已物也草料自備乃苦累也賠錢養馬雖聊生軍士猶或難之況實貧軍何怪乎馬日以斃也祖宗以來諸司事例隨時而變亦云多矣即如下場馬弘治以前尚隨場牧放今草場半爲田畝而民間納租銀矣營馬隨便牧放

而軍士不出京城矣養馬之例既變而責養馬者猶執下場採青之例官以非事例而不變通于軍軍以非著已而不賠錢于馬馬之爲病豈不寃哉臣故曰草料不足也夫羣馬到京一馬之價毋慮費三四十金而乃吝此數月草料以致瘦死計良左矣臣謹按圖營草場本爲牧馬而設所收租銀以之養馬其固然也今乃收貯太僕寺爲買馬之用薊霸二州牧馬未開土地尚有六千九百餘頃若再行召民佃約可得租銀二萬六千餘金而乃置之不問夫此皆可佐户部之資而廣養牧之用者也養馬軍士家稍饒裕

則衣食有積儲居止有房舍付之養馬則草料必不短少頓置必不暴露今饒裕之軍慮馬爲累賄賂人情百方買脫而領馬者盡貧軍耳夫軍而貧也僦房而居需糧而食僦居則馬必露地而雨雪及之矣需糧則旦夕不贍而草料之費入其口中矣臣故曰給領失宜也臣欲將三大營并團營軍審察其有力者責以領養無徒貧軍至軍士關出草料從其自養養與不養莫從稽也愛惜馬匹餧以實草實料者固有其人多有奸徒貧户未關本色已賣籌之他關剳折色後爲自食之具餧馬者賤買酒糟而已料草于何

有夫酒糟性熱味酸惡熱則馬易生瘡惡以酸則不作膘而損力雖毛䠞強壯不數月已成羸馬矣臣故曰餧養無法也臣謹按在營每把總官晉下所屬之馬有百匹者有七八十匹者其中有上膘有中膘有無膘上膘中膘可不問也臣欲將無膘之馬晉下把總官各會集一處或街巷空地每日申酉時親看驗視令出熟草細料面餧方散夜乃聽其自養臣等亦不時遣人驗視既膘之後免其會餧有仍餧酒糟者發露之日送法司問理而汝儀極條京衛下場之害言京衛軍歲春夏于畿甸放牧歲一舉行而草場地

土。為勢要奏討姦人投獻殆盡獨低窪處又積為湖隄漫生萑葦人馬皆不可近又無廬次可以栖止無廄房可以蔽蓋馬買草而餧人裹糧以從軍士逃亡馬匹倒死雖有下場之名殊無牧放之實蓋法弊極矣近襄城伯李全禮勅領下場馬二千匹放牧隨又以聽征馬六千匹益之馬以萬計芻牧無所矧今大雨時行暑氣方溽泥潦遍野鬱蒸中人羣處則有疫病之虞露宿則有蚊蚋之苦人困馬病是徒拘節省之名而坐受虧損之苦也萬一畿甸有桴鼓之警邊關有烽火之報將何以待之乞勅兵部會同坐營官

熟計其便將聽征馬責軍人就便牧放月給半料無下場豹與大立皆言南方養馬之害豹言臣奉命督理南畿馬政民以馬赴訴者如蹈湯火固甚駭之熙烙之後因得備悉始末察其幽隱而知其情臣仰稽祖宗立法之初非厲民養馬也民為公家養一馬以田科者則有免徵之田田以畝計者三百以丁科者則有不役之丁丁以數計者十五有草場以為芻牧之資有生駒以充解俵之馬以故百年上下民差稱便今也水旱頻仍疫癘交作沿革因時寖乖初意問免徵之田非不三百也拋荒過半矣問不役之丁非

不十五也逃亡不一矣草場在也而有租銀之徵導生有駒也而不中解俵之用利害懸矣而猶未也，額養種馬與備用馬價朝廷有定數有司不得加損也拋荒逃亡有司莫如之何矣則責令見在丁田之家包賠取盈豈惟徒失養馬之利而害尤甚馬令見在之田果皆膏腴見在之丁果皆富庶責令包賠猶云無害乃田之見在不過有主知晉耳歲之不易猶拋荒也丁之見在不過尚有父母妻子之聯屬不忍即離散耳室如懸磬猶逃亡也至于租銀之徵本為草場散布非止一處養馬之户相去窵遠牧放不便以

至荒棄故砍召入佃種租入官聽候給民幇買備用
馬匹也正德年間乃立限觧部以備京邊買馬之用
夫草塲本爲蓄牧而設今乃無故而徵租馬料原自
草塲而設今乃反之而歛民馬户本有之利奪之使
無養馬本無之害加之使有誰生厲階至今爲梗民
間痛若宜其有湯火之赴訴矣臣總挈江南北徵租
之銀歲輸不過五千餘兩朝廷視之幾何而窮極之
民倚以爲命何可不軫念也伏望勑下所部行江南
北撫按衙門擇委廉能官員勘覈各府州縣養馬人
户實在丁田若干計畝計丁當養馬若干如舊領養

其餘拋荒逃亡若干舊當領養若干暫為開除當年額領備用馬價仍令實在人户包賠則雖有草料之費買補之難包賠之苦將見在人衆力齊養馬之家丁田既足其實在之數而于軍國之需庶亦不失至于租銀之徵亦令委官督勘諸處額有草場若干分別荒熟肥瘠等第量為起科無分養馬與否計畝均納如舊收貯所在州縣准該年折色至有不足然後照馬科補庶乎利歸養馬之家惠無不沾之人大立則奏江南養種馬有害若革之徵通州例徵銀二十兩可得銀十九萬九千餘兩而別選種馬堪戰者養

之于沿海護塘之外分給總兵叅遊等領之可以禦倭而當時議者往往言寺苑官不收才望故資格淹而權輕雖帶卿佐銜無與司屬峻崇之階絶望苟且之念日萌宜推方面之賢者任之得準內寺體統不受制于撫按不降志于兩司而于兩司官內選委才幹之臣佐其經畫府衛衛門事干馬政者悉從節制而後馬政可舉至隆慶二年始變賣種馬之半太僕寺少卿武金言種馬之設專爲孳生備用法非不善但孳駒類多弱小解依不堪正德二年御史王濟奏令馬户别買解用夫種馬之設專爲備用馬也今備

用馬既別買則種可遂省自今如備用已足三萬之數宜令每馬折價銀三十兩類解太僕發各邊依時估買馬一馬折價可買戰馬二匹不必加賦而馬數自倍于凡所養無用之種馬官盡用變賣以備練兵之用如一馬定價十兩則直隸河南山東十三府約有種馬十二萬匹可得銀一百二十萬兩種馬既去則養馬草料當收仍每馬一匹折草料銀二兩則每年又得銀二十四萬兩矣御史謝廷傑奏武金欲去種馬種馬本以孳生備用既而徵銀買俵則種馬似為贅物而倒失賠償于民稍苦故議者往往欲行奏

革但議奏革者非一人而兵部執止亦非一人良以
祖制所定軍機所係不可輕也祖宗法久弊生但當
清法以除弊不可因弊而廢法倘因法強無効欲併
種馬盡廢萬一有警驟行調發何所措置昔人謂戎
者國之急務使馬爲不急則兵亦遣而還農乎伏乞
勅下兵部確申前禁如謂果無實用姑爲目前恤民
之計則亦惟深思詳定非愚臣所敢預也下兵部兵
部覆廷傑言是而是時內帑缺乏方遣使分道搜括
天下逋負因金有貢種馬可得百二十萬之言閣臣
徐階遂請旨下金原奏議之于是兵部復奏種馬軍國

重務輕難盡革請變賣一半而留養其半存者尚資
民牧養馬費多折徵費省未免不均每馬每年折徵
草料銀二兩其存留之馬戶爲正頭變賣之馬戶爲
帮頭養馬則通融輪流折徵則通融灘派遂行之三
年廷傑又言頃者變賣之馬歲宜徵草料銀夫使種
馬盡賣民得盡免勞費其徵草料所甘心也既存留
一半則變賣者仍爲之帮貼力若稍寬勞費尚同況
民間養馬任其水草之自適民間貼養隨其資物之
自有未必實費銀錢今官徵而實入之則比追之煩
措置之艱起解之累別增一種科派別增一番剝削

養馬之責未盡變而草料之納反加矣是所省不償所出也且變賣種馬價不過五六兩曩皆徵以十兩賠充亦甚苦矣而復益以草料又將何所措手朝廷富有豈計錙銖于養馬之餘民役困繁乃加毫末于額數之外乞將加徵草料銀兼令未派悉與蠲除兵部議若盡蠲草料將來種馬之生意既絕馬價之積貯日虛倘有他虞何以措手但以歲收未豐如廷傑言量徵草料銀一兩至隆慶六年仍徵二兩待年豐之日仍買種馬給民孳養額數足日草料即與停徵其明年吏科給事中光懋亦以爲言部議如舊蓋自

賣種馬之後論者始以王濟不問孳生為謬論部議終以變賣種馬為未安矣至萬曆九年乃遂盡賣種馬時以欵市市本不足太僕寺所貯無幾張居正為相遂力主盡賣之議凡未盡種馬一半盡行變賣上馬無過八兩下馬五兩賣完發寺轉備買馬毋許他用每馬歲徵草料銀一兩各州縣類總解部惟于鳳陽廬州二府及滁和二州各一年輪派大馬二百七十二匹後十五年亦盡折銀太僕寺出價買騎馬每馬三十金州縣輒以下駟進直數金而已而寄養于馬戶太僕馬價充斥而騏駵之實缺如矣時種馬既

賣而邊牧廢弛益甚西寧洮河等地歲以茶易馬各
監司咸視爲餘事不親往委之通判經歷等官所市
馬多不可用及印烙分派押解貫軍乾沒草料至寺
多倒斃給養又不得宜苦累牧軍十年陝西巡撫赫
瀛以邊方圉長秩卑不能控馭請革去開城等七苑
圉長而改七苑爲七監監設監正一人秩俸與知縣
等禮部鑄印給之以便督行孳牧至十一年御史馬
朝陽請復種馬言國家種馬之設豈專爲孳生計哉
蓋有所重者在也萬一有警刻日之間數萬匹之種
馮可以畢集謂非緩急之一須不可也先臣議欲革

之者益謂種馬所生之駒不堪解俵臨期皆另買充解是種馬爲無益之累且額解馬價議于該地方丁田内通融派徵此又得苦樂適均之義上無損于國額下有便于民情革之誠是矣但種馬之弊非馬累之也官累之也民自累之也茲不于法之所以累者而釐之徒區區種馬是革是猶人因噎而廢食雖免一時之噎而受傷多矣今額解之數無失而種馬既革即謂之無馬亦可也初該部議覆必仍留一半者以其所關于國者重于不可革之中而姑爲量革計埜亦與釜與庚之微權也未幾建議者乏曲突遠慮

并其所留一半而悉革之若及此不一權輕重而為
之裁其如國何且種馬之立原設有草場今馬革矣
而草場安屬耶其利安在耶此正致噬之病根而馬
政之所由弊也以臣竊計當于原設立種馬地方清
查額設草場若干坐落何處或有無開墾侵沒除荒
蕪外其已墾或侵沒者照額清查改正每歲封其子
粒之入以為芻豢之資或當既革之後恐駭民情亦
宜量復後革一半其買馬之價于額解折價內議處
每匹仍查照舊規除草場子粒外量議給工食草料
銀若干除所生之駒堪俵者聽解其餘不堪當官變

賣其不敷之價于該地方丁田內遵新例通融派徵此有復之實無復之擾庶民各安其所天而國亦隱然獲種馬之實用矣部覆以兩奉明旨查革年久難以再議不允始太僕寺惟有馬無銀弘治初始以江南州縣不解種馬者折銀解寺建庫貯之僅三萬餘兩至種馬盡賣折徵草料地租而銀亦多始則以資團營買馬及各邊奏討買馬之用後則以供修繕給賞等借支他用十五年五月太僕卿羅應鶴等言國之大事在戎兵之最急在馬賣種馬盡收其直是寺帑所蓄非銀也即馬也近年諸臣輕視國馬把寺帑

若不竭之府予者已窮索者未厭節一切無關于馬政者僕名之曰借此豈老成謀國之計哉且寺帑所貯又非若大司農歲入有常盈區區銖兩之積即畫買種馬之銀譬之兩集滄盈涸可立俟臣等以爲不若早禁之便二十四年詔陝西賞功銀于太僕寺給發寺臣又上言本寺之設原理馬政自種馬賣而俵馬行于是始有本色與折色隨宜派徵而馬價草料等銀歲徵大約四十餘萬以待買馬之需是銀馬即屯馬也自後各邊請發始而借支繼而年例而兵三之議歲取之馬價矣歷查先年寺庫聚積四百餘萬

自東西二役之興一切軍餉取足兵部該部必取諸寺庫于是支發若流迄今于東封竣事費三百萬所存者百餘萬矣若從此積貯不支猶可待用乃自東征議起今日解發朝鮮明日解發天津今日支餉川兵明日支餉廣兵多者二十餘萬少者不下數萬俱出年例之外各邊年例又不少減于是百餘萬之積俱空馬價不足借支草料草料不足借之子粒而所存者不過子粒朋椿等銀十餘萬而已雖有舊庫一區嘉隆以來封識惟謹即使春運盡完不過十餘萬金僅供年例耳矧本寺寄養馬匹額當歲足二萬今

歲取折色則本色派徵甚少而東征調兌尤多通計不滿萬匹是本色亦消耗極矣卒然有警以兌給則馬不足以買馬則銀匱竭何以應之章下兵部至崇禎元年九月因兵部督理馬政主事周夢尹之請會同太僕寺掌印官查歷年不奉旨借支馬政銀兩覆奏于是查得户兵工三部借支過一千三百餘萬因令三部將欠數磨對量還若干免還若干註冊具奏而所責種馬之資及歷年草場折色皆如洗矣猶歲以所征子粒銀發州縣買馬解俵時遼東督師袁崇煥以關外缺馬請于兩京各州縣寄養馬折給三千

匹買之西邊各市太僕卿涂國鼎言遼鎮近以俵馬改折請當此秋運之期民間俵馬有至京者有在邊者紛紛駁回改折往來驛騷將有不勝其勞費者此其害在民猶可言也乃其害在國殆有不可言者矣祖宗設立馬政專為團營騎操防守都城拱護陵寢誠為根本重地有備乃無患耳原非為邊鎮也即後來折色亦謂無事則易馬輸銀有事則出銀市馬仍是禦備京師之意乃今折色銀數又給發各鎮矣如并其俵馬盡行改折萬一變生不測如嘉靖庚戌故事欲買馬則無價且無及也然勢不能不需馬將從

何處調用言及此可爲寒心邊城爲封疆計獨不爲京師慮耶帝是之五年令百官進馬侍郎以上各一匹俱納御馬監然皆責金買之本監者否則雲錦不納矣七年九月諭兵部復馬俵觧并諭兵部覈苑馬實數苑馬寺卿留心牧政者破格超用然時寇盜縱橫監馬多被掠監臣致有餓死者則牧馬又可知矣大約馬政所不能及前朝之舊者蓋始于國初法嚴令行其後嚴之不可以爲常一潰防而弗能止也况于崇禎之季哉凡馬有蠻彝之貢馬有互市馬有茶馬監馬兵興調不足或至借王府民間馬或市馬正

德間至數萬匹又有賣爵贖罪之馬宣德時厩馬最盛以色別而名之其種三百六十吏牘所載者白銀騧青沙紅沙栗色糖銀騧海騮玉頂臭火五明豹肚四明玉臉臭白沙桃沙虎喇土黃草黃雪梨葡萄艾葉青兎騮鶯香青爛毛青赤兎臙脂馬的盧馬其毛色凡二十五種

洪武間馬政榜文　凡餧馬料豆必熟而凉之拌匀以料水草餧後飲之水緩牽而行之數里而息之卧之沙土地毋繫之于馬槽毋與牛同繫同餧草生之月領馬逐水草晝夜牧放遇炎暑牧養之高阜毋使

蚊虫侵之雨水濡漬之每日午蔭之于樾下無樾下之蔭棚涼之凡夏月一日而三飲馬水春秋冬兩飲之月二十日或十五日唉馬以鹽水如是馬頭之家生畜不旺馬户和議散養之旺家馬房馬槽毋磚石砌之掃除潔淨馬槽馬草毋縱放雞鵝等畜踐踏梳箆頭髮遠之毋使馬悞食是皆能病馬凡兒馬搭配之騍馬春月膘壯使之羣孳定駒所配兒馬弱不堪別求好壯兒馬羣孳之兒馬已孳過未定駒再孳之毋混雜花他兒馬不便于定駒凡府州縣立符籍以付馬官吏書定駒日期與夫羣孳之數羣長立籍亦如

之買補日期亦」籍使後有按驗凡羣孳以春[illegible]
夏月須候晴旭好晨晚已孳三五次三五日而代
而後再羣孳騍馬打踢不受孳定駒矣仍用兒馬再
孳之果不受孳定駒審矣凡養定駒之騍馬吃草先
之飲水後之簷稭黍稷穄糧糊水泔并諸污水皆不
可餵定駒馬慮其落駒也凡補領或孳生三歲騍駒
如例每二年一納駒若虧駒務買補還官長大之可
以孳凡定駒若干顆駒若干重駒若干曾馬官吏時
下鄉督視詳籍記始羣孳者第籍記曰定駒凡馬初
生無毛七月方起古書所謂龍駒也或生此駒明告

寺官吏

欽定馬兹歲七歲以下三歲以上尺數四尺為上等三尺九寸為中等三尺八寸為下等三尺七寸者如果膘壯無鞍瘡瘸病者聽許驗收七寸以下者不

欽定兑馬式膘息二分者作堪兑一分半者作倘兑一分者作不堪或花色或鞍病或瘸病或作跛瘦損有鞍瘡者皆不用

屯田

衛所屯田之制每軍種田五十畝為一分又或百畝或七十畝或三十畝二十畝不等一衛之軍十七屯

種十三操守從二八四六一九中半等例皆視土地之肥磽衛緩爲量其賦糧每五十畝糧二十四石半贍其軍半給城操軍及官俸餘丁多者亦許給之此洪武初制也先是十八年國子祭酒宋訥上守邊策曰今海內既安避荒奉貢惟沙漠未遵聲教陛下爲聖子神孫計莫若籌備邊之策備邊固在乎足食足食又在乎屯田諸將中宜選智謀勇畧者數人每將以東西五百里爲制隨其遠近高下分屯所領衛兵斟酌損益率五百里一屯彼此相聞首尾相應耕擊以時訓練有法敵來則戰敵去則耕此長久安邊

之策也二十一年因令都督府定屯田法盡罷諸關戍卒歷俾稽察外悉歸屯田歲遣武大臣一人分行各邊巡飭之二十三年令千戶所建立屯倉收貯屯備至永樂二年復定屯糧科則每軍田一分正糧十二石收貯在倉聽本軍支用餘糧十二石給本衛官軍俸糧衛以指揮一員所以千戶一員提督都指揮使司時遣官覈之歲終造出納之籍赴京師比較仍令指揮一人同覆奏其比較屯糧直隸遣御史各都司所屬巡按御史同按察司掌印官歲具會計數送戶部不及額者 上奏降罰所收屯備付御史等官查

蠶穫以各處所收物不一以雜穀二石或三石准米一石粟穀糜黍大麥蕎麥各二石稻穀薥秫各二石五斗穇稗各三石准米一石小麥芝麻與米同復更定天下衛所守城軍士數臨邊而險要者守多于屯在內而坦平者屯多于守屯雖險遠而運輸難至者屯亦多于守又令于四五屯內擇一屯有水草者四圍浚濠廣丈五尺深半之築土城高二丈開八門以便出入旁近四五屯輜重糧草皆聚于此無警則各居本屯耕收有警則驅牛羊入城固守以待援兵明年復置紅牌更定賞罰則例于屯所每百戶所管旗軍百十二名或百名或七八十名千戶所管

五千戶或三千戶二千戶總以提調屯田都指揮所得籽粒除下年種子外均視每軍歲用十二石正糧為法以數將餘存并不數數目通行會計定為賞罰別遣官覈實五年增置各處按察司僉事專管屯糧仁宗後令于二十四石中減徵六石惟以正額十八石輸官至英宗二年復令各軍正糧免輸倉止徵餘糧六石科則自此定矣正統十一年令各屯田頃畝四至及租稅數目著為籍二一呈督運官一發各州縣以便覈景泰間命南京倉場部臣及巡撫順天北直隸并南直隸都御史兼理督屯種其後成化中令南

京御史一員巡視衛所屯田正德三年北京亦遣御史一員巡視北京及直隷衛所屯田俱令三年一更替此其制之大槩也餘詳見食貨志中

刑法上

總論　定律　律例沿革　贖刑　徵贖　贖銅
贖馬　六贓　納法　充軍

自漢承秦弊歷代刑典更革不一迄於隋開皇間始博議羣臣立有定制其最善者更五刑之條設三奏之令而唐世因之高祖命裴寂等撰律令本前代法故為書而一準乎禮以為出入禮之所棄律之所收也故唐律為萬世法程其後放軼於五代之際至宋始採用之然其時所重者勅而已律所不載者則聽之於勅故其法時輕時重終宋之世無一定之律也

金元以來　類因事立法及其積久而綱維蕩然明
興太祖詔定律令丞相李善長等上言歷代之律皆
以漢九章為宗至唐始集其成今制宜悉遵唐舊帝
從其言凡更律者三至三十年始申畫一之制其所
以斟酌變通而損益之者至纖至悉子孫守之群臣
有稍議更革即坐以變亂祖制之罪至嚴也而後稍
陵夷矣大約律法之漸失者其弊始於人不知律遂
以律之不足以盡情偽之變也於是因律起例因例
生例例滋而弊愈無窮自此以往一定於弘治再申
於嘉靖三酌議於萬曆不清其本而徒為此紛紜此

如揚湯止沸勢不灼爛不止歌舞文之吏從而汨亂
之其端不可究詰如枷死重罪也不引律而反引例
矣梟示尤重也律無斬例則梟矣以此爲弊於國中
徒使高皇帝之約束不信於後世是亦有司之過也
昔太祖定律特設講讀律令一條使内外風憲官考
校有司之不能講解通曉者以差罰笞降級百工技
藝諸色人等有能熟讀講解得免罪一次永樂十年
命進士諳法司理刑獄正統前監生教官諸項考選
御史者皆令各衙門問刑半年而後試之職成化四
年以辦事進士丘俊等與見任官一體僉書問刑凡

以刑部尚書董方言擇進士楊茂元等二十人於刑部問刑主事鈌即選補之弘治間馬文升爲吏部亦上言請勅法司堂上官督令所屬官外三司督令斷事理問幷各府推官人置律一卷朝夕講讀不時按治考校庶使人精法律獄無冤氣時旨雖勅行具文而已由此奸吏骫法妄立人罪或希上官意指或伺人主喜怒隨意比附鍛錬周內即如天順間欲誣于謙王文之迎立外藩不得則曰有其意而已而于王棄市矣弘治間以妖言坐斬劉槩矣嘉靖間以詐傳親王令旨殺楊繼盛矣以言大臣德政坐馮恩以子

罵父律坐海瑞矣執法如此欲天下之無寃死得乎至如律有取自上裁及特旨斷罪臨時處治者爲罪在八議不得擅自勾問與一切疑獄罪名難定律無正文者設非謂天子可任情生殺之也其後元惡大憝案如山積而旨從中下則任其免脫矣其或本無死理而片紙付獄百口莫辯若世廟之於李默創爲臣罵君例加等坐斬此尤不經之甚者而所司不聞執奏此弊自英憲以後無代無之祖宗三尺法非天子自壞之乎蓋法者所以制刑之輕重者也人者所以用法者也而吾人者尤所以用人以共守祖宗之

法者也然則法果可以獨任哉書曰明於五刑以弼五教期於予治言刑以輔德而用則教可作而治可興也及觀太祖之設施則亦有不盡然者其自謂當元綱廢弛之餘務苛急以繩其羣下乃召天下耆民禮之以歸使得縛其有司之貪殘若勢豪致之闕下所過阻者處以極刑讞實則厚賞其民而抵所縛者以法於是有挑筋剁指刖足斷手刑臏髠首鉤腸之刑而名各府州縣衛所廨左廟曰皮場吏受賕至六十金者引至場梟首取其皮以待後任者設之于坐以示警造清淮樓令校尉下瞰城中所見民吹彈蹴

陶甓蒲六博亡作業者輒捕至樓中水飲之久之群相扰籍死二十三年以京民爲逆不已在京之民廢及一半遷於化外者亦一半太祖謂廢爲殺也其他徙邊實郡墾田築城自贖及株連死者不可勝數當其時朝野惴惴朝臣至以鴆染衣帛早訣妻子入直或佯狂避藏猶不得免其操切如此然亦時時有所矜貸既爲三誥示天下而犯者不止一日讀老子書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慨然興嘆以徒刑之無益也遂悉罷極刑令議獄一從寬厚又著祖訓首言法外用刑此治一時權宜非守成之君所宜用以後子

孫爲皇帝止守律與誥不許用黥刺剕劓閹割之刑臣下有敢奏此刑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凌遲處死豈非仁者之用心哉迹其所爲疑于慘刻寡恩而卒能享國長久海内宴如者以其忠厚垂訓爲子孫後世之取法者有此具也竊按明律比前世加峻復本大誥意創設上言大臣德政及姦黨瞞邀人心交結近侍諸條姦黨條凡姦邪進讒言左使教人者斬若犯罪律該處死其大臣小官巧言諫免暗邀人心者亦斬益所以尊君卑臣而防患於未然故其後亦終無權奸專制之患及其弊也士大夫朝簪紱而暮纍囚者有之他或建言觸迕立時予杖司冦不具爰

書廷評不暇讞駁御史臺不及彈奏搒掠所加血肉
糜爛上避殺諫之名下有屠身之慘至於堂簾亡等
士氣不立而廉恥道喪其所由來者有漸要之詔獄
之設爲禍尤鉅行之二百餘年雖有哲后曾莫之變
馴至亡國悲夫故綜其大畧著之篇而以廠衛終之
廠無列傳故備列其姓名使有所考焉

太祖自平武昌以來即議定律令至是臺省已立各
道提刑按察司僉事將分巡錄囚乃以吳元年冬十
月命左丞相李善長爲總裁官楊憲傅瓛劉基陶安
等二十人爲議律官諭之曰立法貴簡當使人易曉

若條緒繁多或一事而兩端可輕可重使吏得因緣爲奸則所爲禁殘暴者適以賊良善非法也夫網密則水無大魚法密則國無全民卿等其悉心參究凡刑名條目逐日上吾親酌議焉帝每御西樓召諸臣賜坐從容講論律義是年十二月律令成凡爲令一百四十五條律二百八十五條先是太祖謂大理寺卿周楨曰律令之設所以使人不犯令野田之民豈能悉曉其意爾等所定凡民間所行事宜可類聚成編直解其義頒之郡縣至是書亦成帝覽之而喜曰吾民可以寡過矣洪武元年八月帝念律令尚有輕

重失宜命儒臣四人同刑部官講唐律日寫二十條取進止五年定宦官禁令八月定親屬相容隱律六年詔刑部尚書劉惟謙詳定大明律篇目一準於唐及成特命宋濂爲表以進表曰臣以洪武六年冬十一月受詔明年二月書成篇目一準之於唐曰名例曰衛禁曰職制曰戶婚曰廐庫曰擅興曰賊盜曰鬬訟曰詐僞曰雜律曰捕亡採用舊律二百八十八條續律一百二十八條舊令改律三十六條因事制律三十一條掇唐律以補遺一百二十三條合六百有六條分爲三十卷其間或損或益或仍其舊務合輕

重之宜云九年太祖覽律條猶有未安者命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汪廣洋等詳議更定釐正者十有三條餘如故十六年命尚書開濟定詐僞律條二十二年刑部奏比年條例增損不一致斷獄失當請編類頒行俾中外知所遵守遂命翰林院官同刑部官取比年所增者以類編附冠名例律於篇首爲卷者三十列條四百有六十名例一卷四十七條吏律二卷曰職制十五條曰公式十八條戶律七卷曰戶役十五條曰田宅一十條曰婚姻十八條曰倉庫二十四條曰儀祭二十條兵律五卷曰宮衛十九條曰軍政

二十條曰關津七條曰廐政十一條曰郵驛十八條刑律十一卷曰盜賊二十八條曰人命二十條曰鬬毆二十二條曰罵詈八條曰訴訟十八條曰受贓十一條曰詐僞十二條曰犯奸十條曰雜犯十一條曰捕亡八條曰斷獄二十九條工律二卷曰營造九條曰河防九條列圖十爲五刑之圖者一曰笞刑五自一十至五十每一十爲一等加減曰杖刑五自六十至一百每一十爲一等加減曰徒刑五徒一年杖六十一年半杖七十二年杖八十二年半杖九十三年杖一百每杖一十及半年爲一等加減曰流刑三二

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皆杖一百每五百里爲一等加減曰死刑二絞斬五刑之外徒有總徒四千遞例者減一年准徒五年雜犯斬絞流有安置遷徙去鄉一千里杖一百准徒二年口外爲民其重者曰充軍充軍者國初惟邊方屯種後定制分極邊烟瘴邊遠邊衛沿海附近軍有終身有永遠二死之外有凌遲以處謀反大逆者充軍凌遲之刑以非五刑之正故圖俱不列凡徒流再犯者流者就於原配處所依工樂戶留住法三流並決杖一百拘役三年拘役者蓋流人初止就地安置今加以居作卽唐宋所謂加役流也徒者就於原役之

所依所犯杖數該徒年限決記應役亦無得過四年

爲五刑之圖者一曰笞大頭徑二分七釐小頭減一

分曰杖大頭三分二釐減如笞之數笞杖皆以荆條

爲之皆臀受曰訊杖大頭徑四分五釐小頭減如笞

杖之數以荆條爲之臀腿受笞杖訊皆長三尺五寸

用官降式較勘毋令筋膠諸物裝釘曰枷自一十五

斤至二十五斤止刻其上爲長短輕重之數長五尺

五寸頭廣一尺五寸曰杻長一尺六寸厚一寸男子

死罪者用之曰索鐵爲之以繫輕罪者其長尺曰鐐

鐵連環之以繫足徒者帶以輸作重三斤爲喪服之

圖者八曰五服總圖曰大宗九族五服正服之圖曰妻為夫族服圖曰妾為家長族服之圖曰出嫁女為本宗服降服之圖曰外親服圖曰妻親服圖曰三父八母服圖三父曰同居繼父曰不同居繼父曰從繼母嫁八母曰嫡母曰繼母曰養母曰慈母曰嫁母曰出母曰庶母曰乳母所以為此圖者禮以防之於未然刑以禁之於將然此作律之意也禮失而後刑視服之等差而刑之輕重準焉故制為養母庶母慈母三年之服而毆殺之與毆殺其嫡母同罪制為兄弟妻服而互為容隱者罪得遞減舅姑之服斬衰三年也而毆殺罵詈之者與夫毆殺罵詈之律同姨之子舅之

子姑之子緦麻也而表兄弟不得相爲婚姻如此類皆因禮以起義者也十惡曰謀反曰大逆曰謀叛曰惡逆曰不道曰大不敬曰不孝曰不睦曰不義曰內亂雖常赦不原貪墨之贓六曰監守曰常人盜曰竊盜曰枉法曰不枉法曰坐贓八議曰議親曰議故曰議功曰議賢曰議能曰議勤曰議貴曰議賓時太孫參決庶政帝謂之曰此書首列二刑圖次列八禮圖者重禮也顧愚民無知若於本條下即注寬恤之令必易而犯法故以廣大好生之意總列名例律中善用法者會其意可也太孫請更定五條以上太祖覽

而善之太孫又請曰明刑所以弼教凡與五倫相涉者宜皆屈法以伸情太祖又命改定七十三條因謂之曰吾治亂世刑不得不重汝當承平之後刑自當從輕此謂刑法世輕世重也初十八年太祖患民狃於元習務私滅公致罪戾日積棄市之屍未移而大辟隨報乃采輯官民過犯條為大誥昭示禍福諭所為振刷刮磨之意次年復為續編三編令天下誦習頒之學宮國子監以課士里置塾師教之詔問刑官囚有大誥者減等無則加罪於時天下有講讀大誥師生來朝者十九萬三千四百餘人並賜鈔遣還然

歷朝因之不論有無大誥俱得減等而加罪之法不用矣三十年刑部尚書夏恕奏謂漢法反者夷三族宜改大明律如漢法使帝不可曰古者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漢仍秦舊其法太重且明刑定律務在公平使加之於人雖死不怨傳及後世雖有神聖之君必不能有所變更矣已大明律誥成帝御午門諭群臣曰朕有天下倣古爲治明禮以導民定律以繩頑刊著爲令行之既久然而犯者猶衆故於聽政之暇作大誥昭示民間使知趨吉避凶之道古人謂刑爲祥刑豈非欲民並生於天地間哉然法在有司民不周

知故命刑官取大誥條目撮其要畧附載於律凡榜文禁例悉除之除謀逆并律誥該載外其雜犯大小之罪悉依贖罪例論斷令編次成書刊布中外令天下知所遵守按律文要樂人爲妻妾條云其在洪武元年以前娶者勿論則元年以前者爲舊律以後者爲新律矣逃避差役條云其在洪武七年以前流移他郡曾經附籍當差者勿論則七年十月以前者爲舊律以後者爲新律矣[illegible]是悉依三十年所頒爲定蓋太祖之於律令也草創於吳元年更定於洪武六年整齊之於二十二年遲之三十年而始頒布於天下初詔劉惟謙等每奏一篇即命揭於兩廡之閒親加裁酌其慮之也詳其成之也久自是一代之法始定而中外決獄一

以三十年所須爲式雖大誥所載諸峻令後亦未嘗輕用云其洪武元年令凡事有律不載而具于令者法司得援以爲證請之於上而後行焉凡違令者其罪笞他或特旨臨時取決罪名不著爲律令者不在此例若有司輒引比律致令罪有輕重者以故入論凡罪無正條者引律比附定擬罪名達部議定奏聞若輒斷決致罪有出入者以故失論大抵明律視唐爲簡覈而寬厚不如宋至其惻隱之意散見於各條如罪應加者必贓滿數乃坐如監守自盜贓至四十貫絞若止三十九貫九十九文欠一文不生也加極於流三千里以次增重終不得至

死而減至流者自死而之生無絞斬之別稱日者以
百刻稱年者以三百六十日如人命辜限及各文書違限雖稍不及一時刻仍不得以所限之年月科罪
未老疾犯罪而事發於老疾以老疾
論幼小犯罪而事發於長大以幼小論犯死罪非常
赦所不原而祖父母父母老無養者得奏聞取上裁
犯徒流者餘罪得收贖存留養親功臣及五品以上
官禁獄者許令親人入視徒流者並聽隨行違者罪
杖同居親屬有罪得互相容隱奴婢不得首主凡告
人者告人祖父不得指其子孫為證弟不證兄妻不
證夫奴婢不證主文職責在奉法犯杖則不敘軍官

至徒流以世功猶得擢用若此類或間採唐律或更立新制皆所謂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者也二十五年刑部奏律條與條例不同者宜更定帝曰律者常行條例本一時權宜朕御天下命有司定律久矣何用更定不從惠宗即位諭刑官曰大明律皇祖所親定朕先受命細閱較前代往往加重葢刑亂國之典非百世通行之道也朕前所改定皇祖已命施行然罪可矜疑者尚不止此律設大法禮順人情齊民以刑不若以禮其諭天下有司務崇禮教赦疑獄稱朕嘉與萬方之意自是稍議改制矣成祖即

位詔法司問囚一依大明律擬議毋妄引榜文條例爲深文永樂元年定誣告法凡誣至十人以上者凌遲梟首其鄉家屬徙化外成化十五年巡撫南直隸都御史王恕言近刊行大明律後有會定見行律百有八條不知所起如兵律多支廩給刑律罵制使及罵本管長官條者輕重失倫不可行流傳四方有誤筮仕入官之士乞追板焚毀命即焚之諸依此律出入人罪者以故論十八年定挾証得財罪例弘治十五年是時去定律時已百年矣用法者益弛刑部尚書彭韶等以鴻臚寺少卿李鐩請删定問刑條例至

十三年刑官復上言洪武末定大明律後又申明大誥諸有罪減等累朝遵用而法外遺奸列聖因時推廣之而有例例以輔律非以破律也乃中外巧法吏或借便已私律浸格不用於是下尚書白昂等會九卿議上歷年問刑條例經久可行者二百九十七條帝摘其內禁濫報邊功私騎官馬黃船販鬻私貨漕船附帶勢要貨物及鎮守等官頭目非奏帶者不得報功皇城守衛官軍故縱直軍十名以上降級六條再命議以聞衆復以爲歷朝所定榮例不宜輕變乃從之然自是以后律例並行而網亦少密尤嚴王府

之法禁例六條諸王無故出城有罰矣嘉靖七年廵撫保定都御史王應鵬奏正德年間新增問刑條例四十四欵皆深中情法宜會編入不許詔僞造印信并竊盜三犯者審錄官不得用可矜之例已刑部尚書胡世寧請編斷獄新例帝命止依律文及弘治十三年欽定例條科斷不必更定二十九年刑部尚書喻茂堅等奏自弘治間考定問刑條例迄今五十年乞勑臣等會同三法司堂上官將問刑條例及嘉靖元年以后欽定事例通再申明永爲遵守其弘治十三年以後嘉靖元年以前事例雖係奉詔革除中間

有因事條陳擬議請當可采者俱加檢察并官司妄引條例故入人罪者明議黜罰之條會茂堅去官詔尚書顧祥等定議增至二百四十九條三十四年尚書何鰲又奏上條例九事俱允行於是罪名多比附衆而犯法者益易隆慶元年命告反不實者抵罪四年命官吏犯贓罪者無貸萬曆十三年先是給事烏昇等請續增條例至是刑部尚書舒化等乃輯嘉靖三十四年以後詔令及宗藩軍政條例捕盜條格漕運議單與刑名相關者律爲正文例爲附註共三百八十二條删嘉靖苛令特多崇禎十四年刑部尚書

劉澤深疏請議定問刑條例帝謂律應恪遵例有上下有事同而二三其例者諭以則歸畫一然時方急法以督責臣下百司救過之不暇議竟未及施行初嘉靖間荆州知府孫存集刋大明律讀法兼諸家註解與正德新例法司見行事件上之帝覽之弗悅也命罪之而燬其板萬曆中有給事中奏請將律註參酌考訂者部議恐深文之吏任註釋而背律文不從後禮部郎王肯堂本父右都御史樵之私箋成律例箋釋一書改正諸家註復補註條例以及見行事例自後法家皆用之

律文歷代無敢輕改其一時變通凡詔令及群臣奏議皆著於條例然其有關治體言已施行亦有未及行者尤不可以無詳也洪武元年帝謂省臣曰鞫獄當平恕古者非大逆不道罪止及身忠厚之至也自今民有犯者毋連坐後刑部尚書開濟言諸州刑牘類泛濫失實帝諭自今有以繁文出入人罪者殺無赦命刑部會諸司造議獄牘式示中外已復諭濟凡論囚當原情無刻深昨民有子犯法父行賄求免者有司欲并論朕以父子至親子論死而父救之情也故但論其子而赦其父自今凡治獄必詳讞覆奏而

後論無重傷人五年詔自今官吏犯贓者無貸六年復勅刑部自今官吏受賕者必求通賄之人并罪之徙其家於邊著爲令十四年命自今惟十惡眞犯者決之如律餘俱减死論十六年命刑部尚書開濟等議定五六日旬時三審五覆之法且諭以不可徇名而失實十七年左都御史詹徽奏太平府民有毆傷孕婦至死者律當絞其子乞代奏請裁決大理寺卿鄒俊議曰子代父死情固可矜然死婦係二人之命犯人當二死之條與其存犯法之人孰若全無辜之子詔從其議是年翰林院待詔朱善議以民間姑舅及

兩姨之女皆不得爲婚姻至使譬家詆訟有兒女成行而有司逼奪使夫婦分離母子永隔甚爲可痛顧弛其禁時雖不果行而婚姻之律後已浸廢不用二十年詹徽奏有軍人犯罪當杖其人嘗兩得罪免宜并論前罪誅之帝曰前罪既宥復論之則不信矣杖而遣之二十四年嘉興通判龐安獲私鬻鹽徒送京師而以鹽賞獲者戶部以其違例罰償鹽入官且責取罪狀安言律者萬世之常法例者一時之旨意今欲依例而行則于律內非應捕人給賞之言自相違背是失信於天下也帝然其言詔如律永樂二年刑

部奏河間民有訟其母者有司反擬母罪詔執其子
及有司罪之三年諭文職官及中外旗校軍民人等
凡犯重罪依律科斷輕者免決記罪其有不應侵損
於人等項及情犯重者臨時奏請十六年申嚴犯贓
官吏之禁二十九年大理寺虜謙論誆騙律當杖而
流令梟首非詔書意命如律擬斷洪熙元年都察院
奏令犯笞杖者逃軍逃匠難令運磚贖罪請治如律
內外軍民人等有犯有力運磚者贖罪無者罰役如
洪武中例從之宣德二年定誣告之人老幼殘疾男
婦罰鈔贖罪例以江西按察司黄翰言民間無籍之

徒好興詞訟輙令老幼殘疾男婦誣告平人必更議
涉虛加罰乃可遂定議凡笞杖折鈔二千貫每徒一
等折杖二十三流並折杖一百四十其所罰鈔悉如
笞杖所定至成化七年南京有犯誣告十人以上例
發口外爲民而年逾七十律應收贖者更著令凡年
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廢疾者依律論斷例應充軍
瞭哨口外爲民者仍依律發遣若年八十以上及篤
疾有犯應永戍者以子孫發遣應充軍以下者免之
正統三年三法司何喬新等會議改正律條云伏覩
律欵言罵祖父母父母及妻妾罵夫之祖父母父母

者並絞註云須親告乃坐又欵言祖父母父母誣告子孫告子孫子孫婦者各勿論詳律意蓋謂父子祖孫天性也子孫子孫婦至於毆罵逆天性甚矣故坐絞然恐他人詆誣成罪故曰須親告乃坐重在非親告必不坐也邇刑官遇祖父母父母告子孫及子孫婦罵者不問虛實輙坐是親告即坐矣使親告即坐律何又有誣告子孫之文乎凡愛憎之偏人情多有使親告即坐雖恭順如薛包孝友如王祥父母一言將不免於戮豈不寃哉請自今勑中外官有告子孫不孝者須鞫實乃坐其誣告者自依誣告律擬律有威逼

人致死條謂諸色人或逼取田園或强索財物致愚弱婢㓜號無告而自盡也云耳其愚夫愚婦或忿爭詐謔或語言毆鬬猝致輕生自盡止宜坐不應毆駡人等項律條而問擬威逼非律意宜寛初宣德十年刑部尚書魏源奏江西副使石璞言洪武初年鈔重物輕所以當時定律官吏受贓枉法八十貫絞方今物重鈔輕苟非更革刑必失重臣等集議得先是浙江副使林碩亦曾上言乞以銀米爲准不及者遞減科罪時右都御史顧佐執奏可臣等以爲宜如璞碩所言詔如舊行之至是喬新等復言伏覩計贓科罪

律四百六十餘條是律也律一定而不易以鈔計贓者是例也例輔律當隨時而制宜國初制律時每銀一兩直鈔一貫今八十貫矣是國初常人盜銀八十兩而絞今一兩而絞也監守盜銀四十兩而斬今五錢而斬也失祖宗制律之本意矣請自今估計鈔貫以銀一兩錢一千文當鈔四十貫亦不能用至弘治中始改贓罪絞斬爲雜犯許之贖自此有力者積贓至四十兩八十兩亦援例得贖矣於是始定制監守常人盜沿邊沿海腹裏某項銀至若干兩糧若干石錢帛等值銀若干兩枉法贓滿貫者死罪充軍不得

引雜犯立功之例葢所以矯其弊也萬曆十五年又
詔凡係查盤坐侵等項及非眞盜而以自盜論者皆
准徒仍免刺字然議者謂律文雖不可改宜明制爲
例曰凡律稱一貫以値銀一兩爲率通行計贓擬罪
如此於法尤便云正統五年初有勅凡官吏人等犯
枉法贓者不分南北俱發北方邊衛充軍至是行在
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奏稱洪武初年定律之時鈔貴
物賤所以枉法贓至一百二十貫者免絞充軍即今
鈔賤物貴若以物估鈔至一百二十貫枉法贓俱發
充軍不無輕重失倫令後文職官吏人等受枉法贓

比律該絞者估鈔八百貫之上俱發北方邊衛充軍
其受贓不及前數者照現行例發落從之八年大理
寺奏律載竊盜初犯刺右臂再犯刺左臂三犯絞今
竊盜遇赦再犯者或坐以初犯或仍刺右臂或不刺
請定例章下三法司議刺右遇赦再犯者刺左刺左
遇赦又犯者不剌立案備照赦後三犯者絞帝曰自
今竊盜已刺遇赦再犯者依常例擬不論赦仍通具
前後所犯以聞後成化元年都御史李秉援舊例奏
革六年因南京盜王阿童五犯皆遇赦免事聞詔仍
以赦前後通論三犯著令至萬曆中復議奏請改遵

云十二年以知縣陳敏政言凡民間有以後妻所攜前夫之女爲子婦及以所攜前夫之男爲壻者並依同母異父姊妹律減等科斷成化元年三月令凡令囚犯一依大明律科斷所有條例盡革去時遼東巡撫滕照言大明律乃一代定法而決斷武臣獨舍律用例由此武臣益縱蕩不檢請一切以律從事詔從之而武臣被黜降者多騰謗訕有司畏事奏革其令公議惜之八年廣東按察司奏軍職犯法爲人告發者必俟得旨推問故官治事如常及後追攝復託差遣不即就獄往往歲久不能結案令欲於所告發之

事審出不誣即便停俸不得治事詔從之仍令支俸
益明律文武官軍民異律治罪武吏恃恩縱恣故有
司多以爲言而終不能改也尚書王恕言伏覩大明
律一款抑勒妻妾及乞養女與人通奸者本夫義父
各杖一百婦女不坐並離異歸宗其抑勒子孫之婦
與人通奸者罪亦如之竊謂此等無恥之徒其妻妾
及乞養女并子孫之婦亦有逼勒不從不得已將情具
告法司法司見其未遂成奸律不該載止坐不應杖
罪仍令婦人隨住彼如仍前抑勒輒加箠楚以此婦
女之剛强不屈者必至死地不然終被汚辱敗倫傷

化非淺乞勅三法司有此等情就令婦女離異歸宗若婦女誣告亦依律坐之弘治中刑部尚書馬文升奏伏覩律欵言凡强盜得財不分首從皆斬決不待時天順中奉旨人命至重自今霜降後有應決重囚三法司奏囚會多官審錄庶不冤枉葢專指秋後處決重囚而言非謂强盜也乃强盜則既不待時決矣若令俱秋後與衆囚會審及至其時十存一二獲者以矜疑倖免桀弱以無詞坐罪自此法行而終無決不待時之强盜也且使强盜與鬭毆殺人者無以異乞仍舊制決不待時便至嘉靖二十九年更定條例

始行之大理寺卿丘濬言律受贓條有枉法不枉法此皆爲官與吏而言葢以其各得承掌文移均有用法之責也又有事後受財與有事以財請求之例亦指官吏而言故有若枉斷及避難就易所枉重者之文至明白也若不係承行得以用法之人如總甲皂隸等項人役臨時差遣追捕罪人而有犯者自有應捕人受財律條可坐不係差遣者亦自有豪强人求索之條可坐此等人身無事權謂之犯法則可謂之枉法則不可豈得以官吏受財枉法之條而槩坐之哉且官吏受財雖至滿貫若係求索准枉法罪猶得

從減止徒三年而諸人受財以枉法論遂有至於坐絞准徒三年者失平甚矣自令請非係官吏以贓入罪者俱以本罪科斷不得槩用枉法例六年太常卿李東陽奏令之五刑最輕者爲笞杖然杖有分寸數有多寡令在外諸司笞杖之罪徃徃致死縱令事覺不過以因公還職以極輕之刑置之不可復生之地多者數十甚者數百積骸滿獄流血塗地可爲傷心律故勘平人者抵命刑具非法者除名偶不出此便謂之公一以公名雖多無害此則情重而律輕者不可以不議也請凡拷訊輕罪即時至死累二十或三

十人以外本律外仍議行降調或病死不實者并治其醫十三年定竊盜三犯罪例法司以南京有犯竊盜計贓滿百貫者犯該絞斬罪雖係雜犯其情頗重三犯前罪即累惡不悛之人難以常例處治其不滿貫犯該徒流以下罪者雖至三犯原情實輕宜特依常例治之議上從之十六年十二月戶科給事中孫禎言新頒條例比之律令過嚴如律縱放軍人歇役者一名杖八十每一名加一等例則額設軍律之外多占五名以下者降一級律私借官馬或轉借與人及借之者各笞五十驗日追僱債錢入官計錢重者

坐贓論加一等例則私借及轉借與人五匹以下降一級既曰自五以下則占役一軍占乘一馬皆當從降級例科斷矣以此繩人未免太苛請重加校定法司覆議謂條例難改其借占人馬數不及五者請如所奏仍依律論斷從之正德中因民呂莒糾人刼父用棍打母高鑾糾人以刃脅兄取財二案刑部議上大理卿劉玉疏申明律意曰伏覩律欵言同居卑幼將引他人盜己家財物者卑幼依私擅用財加二等罪止杖一百他人減凡盜一等免刺若有殺傷者自以殺傷尊長卑幼科斷他人縱不知罪亦依强盜論

若他人殺傷人卑幼縱不知亦依殺傷尊長卑幼律論謹詳律文曰將引者謂竊盜藏蹤隱跡密切而來故須將引也曰免刺亦依竊盜初再犯三刺臂額而言也曰亦依强盜論者謂竊盜有殺傷亦依强盜坐罪也意甚明矣引律者不知犯强盜者他人自有本律乃於凡盜之間加一强字遂欲同刼父刼兄者於此律而槩減等則免刺之條豈得兼强盜言乎或疑殺傷者坐强盜以爲無殺傷者不坐不知强盜之爲强盜不在殺傷與不殺傷故强盜本條不言殺傷而竊盜臨時拒捕乃著殺傷之文則律意正指竊盜而

言之又安得引以斷强盜之獄也且各居畀幼雖曰異財亦係親屬非他人比其行强盜尚以凡人論豈得他人反不以凡人論乎若同居畀幼則雖同財而倫理爲重倫理重則强刼之情害愈重故竊盜之罪可減而强盜之罪不可減况刼父刼兄窮兇極惡較之罵父毆兄者輕重何如就令律文未該亦當權其輕重比附上請若如前項擬罪則是置倫理而不論慫盜賊而不禁凡奸徒欲行强刼者但計挾本家一男一弟其中俱可免死矣且子可以犯其父弟可以犯其兄亦何憚而不爲哉嘉靖十五年時有以手足

毆人傷重延至辜限外死者刑部擬鬬毆殺人斬罪大理執奏部臣言律定辜限而問刑條例又謂鬬毆殺人情眞事實者雖延至限外仍擬死罪奏請定奪臣部擬上每奉宸斷多發充軍葢雖不執全科而亦僅末減之耳毆傷情眞至限外死即以笞斷是乃倖免人也且如以兇器傷人雖平復例亦充軍豈有眞毆人至死偶死限外遂不當一兇器傷人之罪乎請諭中外仍如條例便詔從部擬詹事霍韜言洪武中律有祿人受贓枉法八十貫者絞文官惡其屬已託欽定例改爲雜犯許贖故得贓愈多贖罪愈易是教

之使貪也今撫按以正法治贓吏則衆共詆之曰刻
引新例容贓吏則共以厚目之此貪風用肆細民所
以寃抑而無告也律曰故禁平民致死者絞故勘平
民致死者斬今棄正律而不用故酷吏恣睢無忌臣
見有知府乘醉篋死平民四命者有僉事倒懸十三
歲童子致之死者有夏月酷暑淹斃平民百餘命者
凡若此類豈不足以感變召災此刑故之律所當議
改者也隆慶二年大理少卿王諍言今問刑官毎違
背律例獨任意見如律文所謂凡奉制書有所施行
而違者杖一百本指制詔而言今則操軍違限守備

官軍不入直開塲賭博概用此律律文犯奸條下所謂買休賣休和娶人妻者本指用財買求其妻又使之休賣其妻而因以娶之者言也故律應離異歸宗財禮入官至若夫婦不合者律應離異婦人犯奸者律從嫁賣則後夫憑媒用財娶以爲妻者原非姦情律所不禁今則概引買休賣休和娶之律矣所謂不應得爲而爲者笞四十重者杖八十葢謂律文該載不盡者方用此律也若所犯明有正條自當依本條科斷今所犯毆人成傷罪宜笞而議罪者則曰除毆人成傷律輕不坐外合依不應得爲而爲之事理重

者律杖八十夫旣除毆人輕罪不坐則無罪可坐矣
而又坐以不應得爲臣誠不知其所謂刑部尚書毛
愷力争之廷臣皆是諍議得旨買休賣休本屬奸條
今後有犯非係有奸情者不得引用萬曆中刑部尚
書舒化言大明律一書高皇帝揭諸兩廡手爲更定
令未經詳斷者有從重議罪之旨己經定議者有加
等處斬之旨是謂律不足用也去年雨雪不時兩京
災異頻見咎應在此帝優詔答之左都御史吳時來
申明律例六條一律稱庶人之家不許存養奴婢蓋
謂功臣家方給賞奴婢庶民當自服勤勞故不得存

養有犯者皆稱僱工人初未言及縉紳之家也縉紳
之家存養家人勢所不免合令法司酌議無論官民
之家有立券用值工作有年限者皆以僱工人論有
受値微少工作止計月日者仍以凡人論若財買十
五以下恩養已久十六以上配有室家者照例同子
孫論或恩養未久不曾配合者在庶人之家仍以僱
工人論在縉紳之家比照奴婢律論一律僞造諸衙
門印信者斬惟銅鐵私鑄者是僞故斬若篆文雖印
形質非印不可以謂之僞造故例又起描模充軍之
條以後僞造印信人犯如係木石泥蠟之類止引描

摸之例描摸者引例問發若再犯擬斬令將僞造行使止一次而贓不滿徒者亦准竊盜論如再犯引例三犯引律一律稱竊盜三犯者絞以曾經刺字爲坐但贓有多寡即擬有輕重以後凡遇竊盜三犯俱在赦前俱在赦後者依律論絞或赦前赦後所犯并計三次者皆得奏請定奪審錄官附入矜疑辨問疏內并與改遣一強盜肆行劫殺按贓擬辟決不待時但其中豈無羅織讐扳妄拏抵罪者以後務加意參詳仍行用刑衙門或贓証未明遽難懸斷者俱問擬秋後斬罪一律稱同謀共毆人以致命傷重下手者論

絞原謀餘人各得其罪其有兩三人共毆一人各成重傷難定下手及係造謀主令之人有在監禁斃者即以論抵令恤刑官遇凡在家病故且在數年之後者即將見在下手之人擬從矜宥是以病亡之軀而抵毆死之命殊屬縱濫以後毋得一槩准抵一在京惡逆與强盜真犯雖停刑之年亦不時處決乃兇惡至於殺父即時凌遲猶有餘憾而在外此類反得遷延歲月以故事當待類奏無單奏例耳夫單奏急詞也類奏緩詞也如此獄在外數年使其庾死將何以快神人之憤哉令後在外凡有此者御史單詳到院

院寺單奏决單一到即時處决其死者下府州縣戮其尸庶典刑得正章下部寺酌議俱從之惟僞造印文者不問何物成造皆斬

贖刑之來古矣大辟之贖見於呂刑而後世皆重言之至宋時尤愼贖罪非八議者不得與而明律頗嚴凡主上有所矜恤限於律而不得伸者一寓之於贖例所以濟法之太重也又國家得時藉其入以佐緩急之用而實邊足儲賑荒宮府須給諸大費皆往往取給於贓贖二者故明贖法比之歷代特詳凡贖法有二有收贖律鈔有贖罪例鈔律贖祖制無敢損益

而納贖之例則因時權宜先後互異其端實開之於洪武時云律凡文武官以公事犯笞罪者官照等收贖錢吏每季類決之各還職役不附過杖以上記所犯罪每歲類送吏兵二部候九年滿考通記所犯次數黜陟之吏典亦備銓選降敘至於私罪其文武官及吏典犯笞四十以下者附過還職而不贖笞五十者調用軍官杖以上皆的決及官吏杖罪並罷職不敘至嚴也然先是八年九年十六年之令准贖已及於雜犯死罪以下矣三十年命六部都察院議定贖罪事例凡內外官吏犯笞杖者紀過徒流遷徙者俸

贖之三犯罪之如律自是律與例互有異同葢先許之得贖不待其不悛至三犯而後以律治之明律爲不得已而用及頒行大明律御製序雜犯死罪徒流遷徙等刑悉照今定贖罪條例科斷於是例遂輔律而行子孫之世益推廣之凡官吏一應公私雜犯准徒以下罪名俱聽運炭納米等項贖罪其軍官軍人照例免徒流者後例贖亦如之矣初永樂二十九年九月仁宗諭都察院曰近人情敢肆行犯違者恃有論罰工作之令故有財者悉得倖免自今諸罪輕重一論如律久之其法復弛正統間侍講劉球建言輸

罪非古請自今官吏除公罪許贖外餘悉依律擬斷時不能用也永樂十一年令其公罪依例紀錄收贖及私罪情重者律治其情輕斬罪八十貫絞及死罪六千貫以及徒流笞杖納鈔有差無力者發天壽山種樹宣德二年定笞杖罪每一十贖鈔二十貫徒流罪每徒一等折杖二十三流並折杖一百四十其所罰鈔悉如笞杖所定無力者發天壽山種樹死罪終身徒流各照年限杖五百株笞一百株景泰元年令問擬笞杖罪因有力者納鈔笞一十二百貫遞加至笞五十爲一千貫杖六十一千八百貫每十以三百

貫遞加至杖一百爲三千貫其官吏贓物亦照令例折鈔天順五年令罪囚納鈔每笞一十鈔二百貫餘四笞遞加一百五十貫至杖六十增爲一千四百五十貫餘杖各遞加二百貫成化二年命婦人犯法贖罪弘治十四年制例難的決人犯并婦人有力者每杖一百該鈔二千二百五十貫折銀一兩此以銀折鈔之始每十以二百貫遞減至杖六十爲銀六錢笞五十該鈔七百五十貫折銀五錢每十以一百五十貫遞減至笞二十爲銀二錢笞一十該鈔二百貫折銀一錢如收銅錢每銀一兩折七百文其依律贖鈔除過失

殺人外亦照此數折收嘉靖七年都御史朱廷聲言收贖與贖罪有異在內與在外不同鈔貫止聚於都下錢法不行於南方故事贖罪例鈔錢鈔兼收如笞一十該鈔二十貫該錢三十五文其鈔一百貫折銀一錢杖一百該鈔二千二百五十貫收錢三百五十六文其鈔一千二百五十貫折銀一兩令收贖律鈔笞一十止贖六百文比例鈔折銀不及一釐杖一百贖鈔六貫折銀不及一分實爲太輕蓋律鈔與例鈔貫數皆不同則折銀亦當有異請更定爲則凡贖者每鈔一貫折銀一分二釐五毫如笞一十贖鈔六百

文則折銀七釐五毫以罪重輕遞加折收於是始詔中外問刑諸司如廷聲言是時重修條例奏定贖例在京則做工每笞一十做工一個月折銀三錢至徒五年折銀一十八兩運囚糧每笞一十五斗至徒五年五十石運灰每笞一十一千二百斤折銀一兩二錢六分至徒五年六萬斤折銀六十三兩運甎每笞一十七十箇折銀九錢七分至徒五年三千箇折銀三十九兩運水和炭五等每笞一十三百斤折銀四錢至徒五年八千五百斤折銀十七兩此皆依律例箋釋所定會典尚有碎甎和石己不用因爲祖制存之令亦刪時運灰最重而運炭爲最輕納米即運囚糧故律圖因之與會典所列實同在外則有力稍有力二等初有頗有力次有力等名色爲御史言而革其有力比在京運囚糧每笞一十五斗穀一石至徒五年米五十石穀一百石舊制折銀上庫至是改折穀上倉而稍有

力視在京做工之年月以為折贖每笞一石工價三錢至徒五年銀十八兩婦人審有力與命婦軍職正妻及例難的決之人贖罪應錢鈔兼收者笞杖每一十折收銀一錢其老幼廢疾婦人及天文生餘罪收贖者每笞一十該鈔六百文折收銀七釐五毫輕重適均天下便之至萬曆十三年復題准申明遂為定制凡律贖若天文生習業已成能專其事犯徒及流者決杖一百餘罪收贖如杖六十徒一年全贖鈔該一十二貫除決杖准訖六貫餘鈔六貫折銀七分五釐餘做此其決杖一百審有力又納例鈔二千二百五十貫該收錢三百五十文鈔一千一百二十五貫凡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廢疾犯流以下收贖八十以下盜

及傷人者亦收贖凡犯罪時未老疾而事發時老疾

者依老疾論得收贖若在徒年限內老疾亦如之謂如六十九以下犯罪年七十事發或無疾時犯罪有廢疾後事發得依老疾收贖或七十九以下犯死罪八十事發或廢疾時犯罪篤疾時事發得入上請八十九犯死罪九十事發得勿論不在收贖之例矣徒限內老疾收贖例如犯杖六十徒一年一箇月之後老疾合計全贖鈔一十二貫除已杖六十准三貫六百文剩徒一年該八貫四百文計筭每徒一月贖鈔七百已役一月准贖七百文外未贖十一箇月該收贖七貫七百文餘做此　老幼廢疾收贖惟雜犯五年仍科之益在國初即真犯死罪不可以徒論也

其誣告例告二事以上輕實重虛或告一事誣輕為

重者已論決全抵剩罪未論決笞杖收贖徒流杖一

百餘罪亦聽收贖假如告人笞三十內止一十貫已全抵剩二十之罪未決收贖一貫

二百文假如告人杖六十內止二十實已決全抵剩
四十之罪未決收贖二百貫四百文假如告人杖六
十徒一年內止杖五十實全抵剩杖一十徒一年之
罪未決徒一年折杖六十并杖共七十收贖四貫二
百文假如告人未決杖一百流二千里折杖一百二
十內止杖六十徒一年折杖六十實剩杖一百收贖
鈔六貫已決准徒四年除實外全抵剩杖四十徒三
年　此據收贖鈔圖笞杖徒流各舉一見例每笞及
杖一十折鈔六百
文以次遞加科之
又過失傷人准鬬毆傷人依
至雜犯斬絞者收贖鈔四十二貫內鈔八分
律收贖該三十三貫六百文銅錢二分該八千四百
文給付已徒五年再犯徒收贖鈔三十若犯徒流存
其家六貫
留養親者止杖一百餘罪收贖諸贖罪之名雖同
其贖法各別
其法貫杖一百不准折贖然後計徒流
年限一照老幼例贖之杖一百治其應
得之罪照老幼贖使之得
遂其養也此律後不行
若天文生婦女徒流決杖

一百餘罪收贖者雖罪止杖六十徒一年亦決杖一百律所謂應加杖者是也皆先依本律議其所犯徒流之罪以誥減之至臨決時其係天文生其係婦人依律決杖一百餘收贖所決之杖並須一百者包五徒之數也然與誣告收贖剩杖不同蓋收贖餘徒者決杖而贖徒收贖剩杖者折流歸徒折徒歸杖而照數收贖之也其婦人犯徒流成化八年定例除姦盗不孝與樂婦外若審有力并決杖亦得以納鈔贖罪例每杖十折銀一錢至杖一百折銀一兩止凡律所謂收贖者贖餘罪也其例得贖罪者贖決杖一百也徒杖兩項分科之除

婦人餘囚徒流皆決杖不贖惟弘治十三年許樂戶
徒杖笞罪亦不的決此律鈔之大凡也例鈔自嘉靖
二十九年定例凡軍民諸色人役及舍餘審有力者
與文武官吏監生生員冠帶官知印承差陰陽生醫
生老人舍人不分笞杖徒流雜犯死罪俱令運炭運
灰等項贖罪（此上係不虧行止者）若官吏人等例該革去職役
（此係行止有虧者）與軍民人等審無力者笞杖罪的決徒流
雜犯死罪各做工擺站哨瞭發充儀從情重者煎鹽
炒鐵死罪五年流罪四年徒照年限其在京軍丁人
等無差占者與例難的決之人笞杖亦令做工時新

例犯姦盜受贓即爲行止有虧之人槩不許贖罪唯軍官革職者俱運炭納米等項發落不用五刑條例的決實配之文所以寛武夫重責文吏也於是在京惟行做工運囚糧等五項在外惟行有力稍有力二項法令益徑省矣

律鈔輕例鈔重律鈔本非輕也祖宗朝每鈔一文當銀一釐所謂笞一十折鈔六百文今爲七釐五毫者即當時之銀六錢也所謂杖一百折鈔六貫今爲七分五釐者即當時之銀六兩也以銀六錢比例鈔折銀不及一釐以銀一兩比例鈔折銀不及一分而欲

以此懲犯罪者之心宜其勢有所不行矣特以祖宗律文不可改也於是不得已定爲七釐五毫七分五釐之制而其實所定之數猶不足以當所贖者之罪然後例之變通生焉考洪武朝官吏軍民犯罪聽贖者大抵罰役之令居多如發鳳陽屯種發滁州種苜蓿代農民力役運米輸邊贖罪之類俱不用鈔納也律之所載笞若干鈔若干文杖若干鈔若干貫者乖一代之法也然據三十年詔令罪囚運米贖罪死罪一百石徒流遞減其力不及者死罪自備米三十石徒流十五石俱運赴甘州威虜上納就彼充軍計其

米價脚價之費與鈔數差不相遠而其定爲贖鈔之等第固不輕於後來之例矣然罪無一定而鈔法之久日變日輕此定律時之所不及料也即就永樂十一年令斬罪情輕者贖鈔八千貫絞及擬例死罪六千貫之詔言之八千貫者律之八千兩也六千貫者律之六千兩也下至杖罪一千貫笞罪五百貫亦一千兩五百兩也雖革除之際用法時苛豈有死罪納至八千兩笞杖罪納至一千兩五百兩而尚可行者則知鈔法之敝在永樂初年已不啻十倍輕于洪武時矣宣德時榜例中交易用銀之禁至嚴冀以流通

鈔法至弘治而鈔竟不可用遂開准鈔折銀之例及嘉靖新定條例俱以有力稍有力二科贖罪有力米五斗准律之納鈔六百文也稍有力工價三錢准律之做工一月也是則令之例鈔纔足比於古之律鈔耳而況老幼廢疾諸在律贖者之銀七釐五毫准鈔六百文銀七分五釐准鈔六百貫凡令所謂律贖者以比於國初之律鈔其輕重相去尤甚懸絕乎唯運炭運石諸罪例稍重按此諸罪國初皆令親自赴役事完寧家初無納贖之例後代法令益寬聽其折納而估筭事力亦略相當實不爲病也大抵明贖例有二

一罰役一納鈔而例復三變罰役者後多折工値納鈔鈔法既壞變爲納銀納米然運炭運灰運石運甎運碎甎之名尚存也至萬曆中年中外通行有力稍有力二科在京諸例幷不見施行而法益歸一矣所謂變通而無失於古之意者唯此使常委之明愼用刑之吏科罰不擾雖守之無改可也

國初有贖銅例各府州縣犯公罪笞四十以下者許贖銅洪武八年令糧長雜犯死罪及徒流者止杖免其輸作復聽御史言許納銅贖罪凡贖銅每笞一十半斤杖一十一斤徒一年一百二十斤餘四徒皆以

二十斤遞加至三年爲二百斤流三等以二十斤遞加至三千里爲二百六十斤

成化二年有納馬例令犯徒流等罪有力者送兵部估運灰脚價納馬每馬一匹准銀十兩自徒十三兩三錢至雜犯死罪銀三十六兩六錢爲五等已上二條後俱不行

國初令罪人得以力役贖罪死罪拘役終身徒流照年限笞杖計日月或修造或屯種或煎鹽炒鐵滿日踈放踈放者引赴御橋叩頭畢送應天府給引寧家合充軍者發付陝西司照籍編發後皆折納工價惟引赴御橋叩頭如舊制宣德二年御史鄭道寧言因

人納米贖罪乃朝廷寬典近見軍儲倉拘繫罪囚無米輸納自去年二月至今死者九十六人比者刑部郎俞士吉嘗奏囚無米者請追納於原籍匠仍輸作軍仍備操若非軍匠則遣還所隷州縣追之詔可

六贓分別計贓畧爲四等監守盜最重爲一等自杖八十始計贓自一貫至二貫五百文即加等四十貫斬常人盜枉法爲一等自杖七十始計贓自一貫至五貫加等八十貫絞皆通筭全科并贓論罪竊盜不枉法爲一等自杖六十始十貫加等至一百一十貫杖一百流三千里坐贓爲一等自杖二十始亦十貫

加等至五百貫杖一百徒三年不枉法與坐贓皆折半科罪六贓并為雜犯許之贖

國初流罪三等照依地里遠近定發各處荒蕪及瀕海州縣安置與邊衛充軍俱各定有地方自肉刑既除之後降死一等唯流罪與充軍為重然名例律稱二死三流各同為一減如二死遇恩赦減一等即流三千里流三等以大誥減一等皆徒五年犯流罪者無不減至徒罪矣故三流常設而不用而充軍之例為獨重律充軍凡四十六款諸司職掌內二十二款則洪武間例皆律所不載者其嘉靖二十九年奏定

條例內充軍凡二百十三款與萬曆十三年所奏定
大畧相同洪武二十六年定凡本部問有應令充軍
者大理寺審後開付本部置立文簿註寫各人姓名
年籍鄉貫依南北籍編成排甲造冊二一進內府一
付該管百戶領去充軍仍咨呈該府作數如浙江河
南山東陝西山西北平福建並直隸應天廬州鳳陽
淮安揚州蘇州松江常州和州滁州徐州人發雲南
四川屬衛江西湖廣四川廣東廣西并直隸太平寧
國池州徽州廣德安慶人發北平大寧遼東屬衛有
逃故照籍勾補此國初定制後條例有發煙瘴地面

極邊沿海諸處者例各不同而軍有終身有永遠永遠者罰及子孫皆以眞犯死罪減等者充之有丁盡戶絕止存軍產者或并無軍產戶名未除者一遇勾丁逮捕族屬里長雞犬爲之不寧其流禍比殺爲更慘矣嘉靖間有請開贖軍例者世宗曰律聽贖者徒杖以下小罪耳死刑矜疑乃減從謫發不可贖後御史周時亮復以請議審有力者銀十兩得贖三年以上徒一年稍有力者半之而罷贖軍之議已御史胡宗憲言南方之人不任兵革其發充軍諸邊者乞令納銀自贖部議是之因擬納例以上帝曰豈可預設此